

八年抗戰  
之經過

何應欽編著



## 第一篇 戰爭之起因

日本基於傳統之侵略國策，自九一八事變強佔我東北四省後，仍繼續向南進迫，欲完全佔領我華北以爲其實施大陸政策之根據地，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日本以外交方式提出共同防共與華北特殊化等無理要求迫我承認，當經我政府嚴詞拒絕，彼以計不得售，復見我國防建設逐次實施，全國政權漸趨統一，乃進一步施展武力侵略手段，以遂其佔領華北進而統制我全國之迷夢，此中日戰爭之遠因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日軍按照預定計劃，先將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集中兩聯隊以上之兵力於平郊豐台一帶，七月七夜故意在蘆溝橋附近施行演習，藉口搜查失蹤之一士兵，襲擊我宛平城，我駐軍宋哲元部馮治安師之吉星文團，以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演成蘆溝橋事變，此中日戰爭之近因也。

## 第二篇 開戰直前敵我兵力比較

日本當開戰初，其陸海空軍無論在數量上與質量上均大佔優勢，其原因係其已實行徵兵制數十年之故，不但在鄉兵員甚多，而且訓練有素，又兵工業發達，裝備優良，當七七事變時，其全國總兵力如左：

兵員——四百四十八萬一千人。

現役兵

三十八萬。

預備役兵

七十三萬八千人。

後備役兵

八十七萬九千人。

第一補充兵

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人。

第二補充兵

九十萬零五千人。

但以上各役兵，僅現役預備役後備役係戰鬥兵，故其總數雖有四百四十八萬一千人，但其戰鬥兵僅有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

陸軍

常備師團十七個。

海軍

約一百九十餘萬噸。

空軍 約二千七百架。

陸軍飛機：一千四百八十架。

海軍飛機：一千二百二十架。

我軍方面：

兵員：

陸軍現役兵 一百七十餘萬人。

陸軍正役兵 無。

陸軍續役兵 無。

國民兵 尚未舉辦。

壯丁訓練 截至二十五年底，已訓練完畢者，約五十餘萬人，繼續訓練者約百萬。

學校軍訓 截至二十五年底已受訓人數，計：

高中及共同等學校，合格為預備兵士者，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人。

專科以上學校，合格為候補軍官者，八百八十八人。

陸軍：

步兵——一百八十二個師，又四十六個獨立旅。

騎兵——九個師，又六個獨立旅。

砲兵——四個旅，又二十個獨立團。

其他各特種部隊在外。

海軍——約十一萬噸。

空軍——各種飛機共約六百架。（戰鬥飛機僅三〇五架）

我國因維護戰時地方治安，需要多數部隊，故陸軍開戰前預定第一綫之初期使用兵力。計：

步兵——八十個師，又九個獨立旅。

騎兵——九個師。

砲兵——二個旅，又十六個獨立團。

其他特種部隊在外。

# 第三篇 第一期作戰經過概要

## 第一章 第一期第一階段

### 第一節 北戰場

一、平津及察省方面之作戰。

#### 平津失陷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敵在華北之駐屯軍（駐平漢線北段及北平豐台附近）爲河邊旅團，我軍爲宋哲元部之二十九軍，分駐於冀察及平漢線北段，事變發生後，敵即調豐台駐軍之全部圍攻蘆溝橋，我守軍吉星文團，同時按預定計劃分三路侵我華北，第一路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混成旅團，經熱河向北平北側地區前進，第二路由朝鮮軍派遣川岸之第二十師團入關，向北平南側地區前進，第三路以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爲基幹，在北平東側地區，對北平包圍攻擊。另由敵國內派出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師團經朝鮮入關，會合敵海軍而圍攻天津塘沽。七月十二日，平郊豐台通縣等地之敵軍，即到處向我挑釁，並在天津集結飛機二百餘架助戰，於是北平近郊戰事相繼發動。惟是時敵兵力尙未集中，乃利用緩兵之計

，引誘宋哲元氏停戰，雙方派員調查，謀地方之解決。七月十六日，敵入關部隊已達五師團之衆，計有第五師團，第二十師團，第二十旅團，酒井旅團，河邊旅團，及偽滿軍等，兵員計十萬人以上。敵軍集中完畢後，乃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佔據豐台，以進攻宛平。十八日，敵設最高司令部於豐台，司令官爲香月清司，三路併進，攻取北平。我宋哲元部因駐地分散，雖曾於二十五六七等日在平郊豐台一帶作一度堅強之抵抗，終以態勢不利，準備未週，且敵之後續部隊源源增加，至八月四日，遂被追放棄北平。同時我天津保安隊奮勇抗戰，予敵以鉅大之創痛，亦以衆寡懸殊，天津陷於敵手。敵乃以一部扼守平津要點，一面傾注全力進犯居庸關南口，而扼平綏路之要害。

#### 南口戰鬥及張家口失陷

平津既陷，八月初旬，敵即以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全部及第五第十兩師團各一部並酒井兵團等，沿平綏線進攻南口，其主力於八月二十一日繞經南口右側，攻我居庸關懷來，而以關東軍之本間旅團，（第四師團之第三十二旅團）與鈴木旅團，（屬第十二留守師）攻我張北及張家口，另以大井支隊，由沽源經龍關截擊平綏路線，自八月二十日，突破我長城要隘神威台口後，即協同長城外各軍會攻張家口，我軍以湯恩伯指揮之兩個師扼守南口，高桂滋之兩個師守赤城——延慶——懷來之線，鏖戰旬日，給敵以甚大之打擊，并令原駐石家莊衛立煌之一部馳往南口增援，該軍輕裝於八月二十一日到達青石口附近與敵接觸，因道路崎嶇，前進遲滯，湯軍右翼被敵突破，南口遂於八月十五日失守。

張家口駐劉汝明部，原擬協同傅作義軍會攻張北，乃因連絡不確，行動未合機宜，敵遂分頭南下，進攻張垣，劉軍退守口外，傅軍退守柴溝堡，兵力呈分離態勢，張垣於八月二十七日又陷敵手。

## 二、平漢路方面之作戰。

### 保定方面諸戰鬥

平津失陷後，敵復積極增兵，於二十六年八月上中旬之交，發動南口戰事，此時平漢線方面，我孫連仲部馮安邦師之一旅，在良鄉西南寶家店與當面之敵河邊旅團對峙。八月十五日南口方面吃緊，我平漢線正面本應採取積極攻勢，以策應南口之作戰，乃以兵力薄弱，未能澈底實施，敵軍以寺內壽一爲華北派遣軍總司令，香月清司任第一軍司令，指揮第五，廿師團及河邊旅團鈴木兵團，酒井梯隊，共約六萬人，除以主力進攻南口外，以有力一部在平漢線活動，自八月二十一日起，孫連仲部與敵激戰於良鄉城南及房山西北高地之線，經數次之爭奪，卒因敵砲火猛烈，不支後撤，良鄉及房山高地均陷敵手，八月二十七日復轉進至馬頭鎮琉璃河之綫，此時敵軍已攻下南口，乃復調第五師團及二十師團之主方，增援平漢線，企圖攻取保定，進窺石家莊，其指揮官爲板垣征四郎，指揮三師之衆，於九月十四日以一部由固安方而渡永定河，向我右側背進擊，十五日固安失守，十七日琉璃河失陷，至九月十八日攻涿州之敵已進迫城廂，我軍各部署未竣，敵即跟蹤追至，故涿州於九月十八日亦告失陷，我軍自撤退後，即準備保定附定之作戰，劉總司令時當令關麟徵軍加強新安漕河頭滿城之既設陣地，拒敵南下，惟因正面

過廣，以三師之兵力，配備於七十公里之廣正面，兵力不敷，自不待言，以致部隊收容未畢，敵即跟蹤壓迫，九月二十日徐水東西一線之前進陣地被突破，二十一日晨敵開始攻擊我白洋淀至滿城間之主要陣地，在敵機與砲火轟擊之下，工事多被摧毀，二十一日晚，陣地被敵突破一部，二十二日午，敵侵入我關軍主陣地帶，我軍不支，被迫後撤，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遂告失陷。

### 石家莊之失陷

保定失陷後，平漢線方面改任程潛上將指揮，此時敵企圖一舉佔領石家莊，以完成滄石路之聯絡，並打開晉東之門戶，敵指揮官土肥原率領第十四師團，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及河邊旅團主力，沿鐵道南下，以一部由滿城完縣側擊我左翼，定縣新樂先後於九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失陷，斯時適值晉北告急，衛立煌之三個師馳赴晉北增援，平漢綫側面兵力益形減少，宋哲元部又調往津浦線方面作戰，正定要地則以商震軍之一師及鮑剛一旅防守，經敵軍之機械化部隊猛攻及飛機轟炸後，正定及其以西之靈壽縣均於十月八日同告失陷，敵復乘我弱點分三路渡滹沱河，以主力由正定沿平漢線進迫我正面，以一部由靈壽向正太綫威脅我之左翼，另以一部由藁城側擊我之右翼，我軍以三面受敵，終至不能抵抗，而於十月十日退出石家莊，右翼沿滹沱河南岸之部隊，亦相繼後撤。

### 安陽大名失陷及對峙

敵於攻陷石家莊後，即將第六師團之一部，河邊旅團之一聯隊，及第二十師團之全部，轉攻晉東之

娘子關，沿平漢線南下者爲第十四師團主力，第六師團一部，及第十六師團之一部，我平漢線軍隊除孫連仲，馮欽哉，曾萬鍾各部，已劃歸山西方面作戰外，現有兵力僅步兵三師半與騎兵一師，敵乘我立足未穩，分兩路進擊，主力以鐵道南下，一部由寧晉柏鄉趨內邱，我軍於十月十一日晚，到達趙縣元氏之綫，十二日晚，又被迫轉移至贊皇高邑柏鄉鉅鹿之綫，十四日退守內邱，因河北平地無險可守，又加兵力單薄，十五日邢台又陷，邯鄲磁縣亦於十七十八兩日先後不守，幸我湯恩伯軍團十八日趕到安陽及漳河南岸之線，嚴陣以待，我吳克仁軍亦於是時到達湯陰，敵分三路渡漳河進犯，斯時在平漢線正面者爲敵之第六師團，由武安觀台犯我左翼者，爲第十四師團之主力，沿肥鄉成安臨漳企圖攻我右翼者，爲第十六師團之一部，十月十九日後，敵不斷向我漳河鐵橋砲擊，另以一部着便衣混入難民羣中，由觀台東西保漳渡河，期掩護其主力之偷渡，東西保漳一帶高地，於二十日上午已爲敵佔，我關麟徵軍，遂於二十一日拂曉開始攻擊當面之敵，當被我二十五師將該高地奪回，將敵壓迫於河岸，殲滅甚衆，但敵又得河北之增援，遂再圖反攻，自曉至暮，反復肉搏，激戰至晚十二時，敵我傷亡均重，旋以安陽以東辛店集附近，敵渡過約一聯隊，斯時我軍極爲疲乏，乃停止攻擊，佔領陣地，與敵成對峙狀態，敵軍主力因前進受阻，傷亡甚大，自二十三日後已撤退至邯鄲武安附近，擬由武安涉縣進窺晉南，威脅我平漢綫左側背，同時聲援山西之作戰，我湯軍團遂於二十四日推進至沿岸一帶與敵對峙，斯時山西又告吃緊，娘子關被敵攻陷，山西戰局危殆，我湯軍團之第十三軍，於十一月二日兼程往援，敵乘晉東勝利，平漢線

上又向我安陽附近攻擊，我守軍商震部以實力薄弱，左右友軍距離甚遠，不得應援，十一月五日安陽又告失陷，商軍退守寶連寺東西之線。

宋哲元集團軍，在臨清堂邑大名內黃南樂清豐濮陽之間，以協同平漢綫正面友軍，擊破平漢綫南下之敵，使晉東我軍作戰容易之目的，以主力沿平漢綫東側地區前進，其騎兵部隊於十一月五日佔領南和任縣，並將邢台以北之官莊車站佔領，其步兵部隊則向邢台攻擊，六日晨已迫至邢台附近，不意敵一面由邢台西北增援，一面由邢台以南沙河方面趕到步騎砲聯合之敵向我夾擊，且以敵機多架助戰，敵我相持兩晝夜，於八日下午任縣竟被敵奪去，十日邢台之敵向我反攻，十一日因大名失守，敵攻廣平甚急，我騎兵部隊感受側背威脅，於十二日乃向衛河右岸移動，步兵部隊十一月六日進攻成安之敵，當晚佔領縣城，七日敵由磁縣方面增加，激戰竟日，八日并由臨漳方面續到步騎砲聯合之敵進窺廣平，九日復由廣平西北向大名運動，十日更以全力進迫大名，與我三十八師發生巷戰，十一日縣城遂失守，步兵部隊乃退守衛河南岸，敵佔大名後，以一部進窺衛河，主力扼守大名，是時華北敵軍先以主力進窺山西，十一月九日佔據太原後，復轉用其第六師團一部於東戰場方面，故對平漢綫僅以第十四師團及十六師團之一部暫取守勢，在平漢綫之漳河及衛河北岸構築工事，與我軍對峙。

### 三、晉綏方面之作戰。

#### 平型關戰鬥

自南口張家口先後失陷後，敵以酒井旅團向懷來涿鹿前進，以鈴木旅團向宣化前進，以本間旅團向大同前進，期會師於來源——廣靈——大同之線。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敵主力侵入蔚縣，其一部經陽原南下攻我廣靈，十四日我廣靈東西陣地受敵兩面夾擊，我軍向刀泉——炭堡——亂石關之線轉進，同時因右翼涑源失守，敵之主力由涑源向靈邱方面前進，以一部由廣靈南下直趨靈邱，我軍因此遂向平型關——雁門關長城線撤退，期與晉省我軍主力會合與敵決戰，而敵自掠取察省後，即分向晉北進攻，圖佔領晉省以控制華北，以第五師團主力向平型關前進，關東軍主力向應縣——山陰前進，企圖兩翼夾擊，同時一部由豐鎮向集寧前進，以一部向左雲岱岳前進，以保其側背安全，我軍爲確保晉北要地，乃佈防於平型關——雁門關神池之線，敵自九月下旬完成攻擊準備後，以約一師團兵力向平型關團城口之線進攻，因受我兩方包圍夾擊，我朱德部尤予敵以重創，敵即向蔡峪口潰退，敵因攻擊未能奏功，遂積極增加兵力，二十五日敵得援，繼續向平型關攻擊，迄二十九日敵另以大部兵力由茹越口直衝鐵角嶺，我移調北樓口突出之一部抗阻之，但時機稍遲，敵遂由鐵角嶺直趨繁峙，我平型關正面以退路被遮斷，乃於三十日夜分向五台山地代縣之線轉進。

### 忻口會戰

十月初，敵以第五師團一部向五台山地一帶警戒，關東鈴木兵團由繁峙向崞縣前進，本間旅團由雁門向原平前進，另以一部由朔縣向寧武前進，企圖直下太原，解決華北戰局。我爲挽回危機，着眼於山

西要地之確保，決定轉用平漢線兵力，十月二日命衛立煌統率四個半師，連夜由石家莊向太原以北地區集中，并以晉省我軍堅守崞縣原平、冀得時間之餘裕。至十月八日，崞縣失守、原平告急，十日原平失守，此時我衛軍大部已集中於忻口及其以西地區，敵自攻下崞縣原平後，即以板垣指揮第五師團，及關東軍第一第十二師團等部，約五萬餘人，於十月十三日，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陣地之南懷化高地，我以衛立煌爲總司令，其主力於十月十二日，展開於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南峪之綫，而以忻口附近爲陣地之軸心，會合晉省我軍，區分三個兵團。以劉茂恩爲右翼兵團，王靖國爲中央兵團，李默庵爲左翼兵團，自十三日發生戰鬥後至十八日止，陣線穩固，且迭次出擊，殲敵三四萬人，造成華北各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郝軍長夢麟，劉師長家麒，均於是役殉國，我朱德部在敵後方襲擊，迭次與敵重創，迄十月初我受晉東不利之影響，背後聯絡線有被敵截斷之虞，遂於十一月二日夜，自動向太原附近轉進。先是晉東方面自平漢線之敵於十月十日侵佔石家莊後，以一部沿鐵道南下，以主力第二十師團沿正太路西進，圖以外線作戰之態勢，策應其晉北軍以會攻太原，我爲確保晉東，當將孫連仲部，馮欽哉部，曾萬鍾軍，及第十七師等部，自十月六日以來，開始轉移於太行山隘路，娘子關南北之綫，十月十日敵先頭約兩聯隊到達井陘附近，與我守砭驢嶺之第十七師發生戰鬥，十四日敵西進至葦澤關舊關之綫，均被我軍擊退，十月八日至二十二日，敵侵入舊關之第二十師團第七十七聯隊，爲我孫連仲曾萬鍾部所包圍，給養彈藥均賴飛機輸送，但因裝備關係，未能全部解決，二十二日，敵轉用平漢線第十四師團前來解

圍，以一部向娘子關正面施行牽制攻擊，以主力約四聯隊由橫口車站（井陘東）向南漳城魚鎮前進，企圖包圍我軍側背，我晉東指揮官感受後方之危險，遂將正面之孫連仲部，轉移於平定方面，並將預定增援晉北之孫震軍轉移晉東，因兩方顧慮，致部隊抽調未合機宜，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遂告失守。十月三十日敵到達平定時，我擬以朱德部由平定西南山地向該敵側擊，不期晉陽發現敵約一旅團西進，此計劃又不能如期實施。從此指揮失序，各部分離，陽泉壽陽相繼陷落，太原危急，晉北有利陣線爲之動搖，我爲挽回晉東敗局，曾於十一月一日，令在平漢線西側水冶鎮之第十三軍，迅開太谷應援，終以運輸困難，未能投合戰機參加戰鬥，晉東晉北因之均陷不利，而太原終以不保。

綏遠方面，自傳作義軍調晉後，綏境駐軍尙有騎兵四個師，及步兵兩個旅，能予晉北之敵以戰略上之側擊。敵人有見於此，於十月十日以千田機械化兵團，協同偽蒙軍沿平綏線向歸綏正面進攻，同時以兩聯隊由涼城進襲歸綏側背，斯時我軍指揮欠統一，部隊又過於分散，綏垣遂於十三日失守。十六日包頭相繼陷落。

### 太原失陷

晉東敗退，太原危急，我以保衛太原要點爲目的，於十一月二日令北正面各軍向太原以北青龍鎮既設陣地轉進，與晉東軍協同作戰，而以傳作義部守太原城，晉北各部於二日夜開始轉進，因受敵空軍猛烈轟炸，及機械部隊之跟蹤追擊，立足不易，衛總司令不得已將陣地轉移於太原北郊，終以東山失守，

受敵瞰制，不能再行撤退，此時各部隊因屢次轉進，不免發生紛亂情形，守城傳軍受敵砲空制壓，太原城北被敵衝入，傳見大勢已去，於九日夜率部向西山衝出，堅持月餘之太原，至此遂告陷落。敵於進佔太原後，再沿鐵道進至太谷平遙汾陽之線，其攻勢行動即告停止，我軍亦因久經戰鬥，亟待整理，乃劃定防守及整頓地域，以行補充。

四、津浦路方面之作戰。

### 姚官屯戰鬥

二十六年八月中旬，敵爲略取滄州打通滄石線之目的，派西尾壽造爲第二軍司令官，令磯谷廉介之第十師團沿津浦線東側，中島今朝吾之第十六師團主力，沿津浦綫西側南下，九月十日，敵第十師團突破我馬廠正面陣地後，我宋哲元部之第五十九軍，於即日申刻向娘娘河南岸撤退，龐炳勳部之第三十九師業已在姚官屯東西之線佔領陣地，掩護宋軍之撤退，敵之第十六師團主力則與我吳克仁軍在子牙河對峙，九月二十一日敵第十師團開始向我三十九師之姚官屯陣地攻擊，激戰四晝夜斃敵甚多。二十四日晚，敵以其優勢之砲火摧毀我陣地，我鐵路附近之陣地被敵突破，乃全綫撤退，滄縣亦告失守。

### 泊頭鎮之襲擊

敵自九月二十四日佔據滄縣，仍繼續進犯，我軍預定退守碱河南岸之計劃，因敵追迫甚猛，未能確實佔領陣地，乃續向南皮方面轉進，佔領蓮花池殷官屯張家口之綫，敵二十六日攻佔馮家口，二十九佔

泊頭鎮，東光連鎮亦均相繼失守。二十九日我馮司令長官玉祥令鹿副司令長官鍾麟親赴南皮，督率各軍襲擊馮家口泊頭鎮之敵，與東光之我軍夾擊殲滅之，九月三十日夜半，各部開始襲擊，十月一日上午，分別佔領馮家口北霞口及泊頭鎮附近之代莊等處，斬獲甚衆，但以通信困難，與正面友軍無確切之聯絡，乃沿鐵道東側向南撤退。

#### 德縣附近之戰鬥及大城失陷

十月一日，泊頭鎮襲擊未奏效後，各部隊向德縣以東地域撤退，原調山東韓復榘部之兩師增援，九月三十日，韓部第八十一師始有一部到達德縣，斯時桑園已告失守，十月二日晨，第八十一師之第四八一團攻擊桑園之敵，當將該地收復，旋因敵軍增加又放棄，退守德縣，敵三日開始攻擊德縣，經我死力抵抗，至五日上午，城垣被燬多處，我二四三旅旅長運其昌率部激戰，結果四八五團幾全部殉國，德縣五日終告失陷，我軍即退至老黃河右岸佈防。

是時大城當面之敵十六師團主力，與我吳克仁軍在子牙河大城文安之綫對峙，九月十五日，吳軍以主力向北趙扶姚馬渡之敵攻擊，敵不支，退守子牙河東岸，自二十日起，敵復增兵向我反攻，激戰至二十三日，吳軍以傷亡甚重，乃放棄大城，退守牛各莊牛莊之綫。

#### 徒駭河之失守

德縣失守後，我軍即沿老黃河右岸佈防，並以一部在黃河南岸構築工事，敵我對峙約一星期，十月

十二日，敵偷渡老黃河向我平原以北陣地攻擊，我韓復榘部撤至徒駭河南岸與敵對峙，此時華北敵軍正以全力攻略山西，轉用其第十六師團於平漢線方面，我最高統帥部以山西軍事吃緊，津浦路上敵兵力薄弱，令韓復榘集團以主力攻德縣，進出滄縣，以牽制敵人，乃該部推進遲緩，敵已先我於十一月五日向我陵縣臨邑之守軍攻擊，同時又由鹽山方面向我攻擊，十日晚陷慶雲，十一日陷惠民，十三日陷濟陽，我黃河北岸陣地動搖，韓集團遂於十日逐次向黃河南岸轉進，黃河鐵橋亦於是晚自行焚燬，自是與敵成隔河對峙狀態。

## 第二節 東戰場

### 一、淞滬會戰。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敵即在我全國各地啓釁，尤其對於經濟重心之上海蓄意挑釁，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敵武裝官兵侵入我虹橋機場警戒線滋事，藉此集中多數兵艦，并以陸戰隊登陸，要求我撤退駐滬保安隊，經我嚴詞拒絕，八月十三日，敵遂集結駐滬陸軍及海軍陸戰隊，約萬餘人，向我保安隊進攻，淞滬戰事即告揭幕，我爲應付事變計，令張治中部三個師向上海增援，我軍一度進展至匯山碼頭，八月二十二日晚，敵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及第八師團之第四旅團，第一師團之一旅團於川沙獅子林寶山同時登陸，向寶山羅店劉河之線南犯，我續以陳誠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對敵反攻，惟以敵海軍砲與陸空